基于星球思维的城乡融合发展刍议

白雨柔[1,2,3],高金龙[2,3,4],陈 诚[2,3,4]

(1.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2.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湖泊与流域水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南京 211135;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南京学院,南京 211135; 4.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 针对全球要素快速流动下的复杂城乡互动现状,开展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机制研究是地理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课题。本文在系统梳理星球城市化和乡村化等理论前沿的基础上,结合城乡融合研究的"过程转向"趋势,尝试构建基于星球思维的城乡融合研究新范式,认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城市化和乡村化的动态纠缠,也即二者在日常实践意义上的双向渗透。基于星球思维的城乡融合解释框架通过关系、空间、伦理的三重认知跃迁,为城乡融合实践过程提供了超二元、超地方和超人类的新理解,主张用包容性认同重构城乡二元叙事,用联系性视角理解城乡地方联结,用可持续视角拓展城乡人地关系。结合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空间生产逻辑与人地协调的星球责任,从制度、话语、实践3个层面解构了中国独特的城乡交互过程,认为跨尺度主体通过政策干预、公共参与和日常实践等共同推动了城乡地域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维度的深度融合,并通过星球层面的转译、响应和累积过程实现从地方到星球的尺度跃升。最后,本文在概念和行动层面构建城乡融合的星球解析框架,尝试从城市性与乡村性的多维社会表征和跨尺度主体共同实践相互塑造的角度理解城乡融合发展过程,通过调控不同空间范畴人类与自然空间的相互作用,探寻城乡地域系统协同演进的可持续新路径。

关键词: 星球城市化;乡村化;城乡融合;日常实践;乡村振兴

DOI: 10.11821/dlxb202608003

1 引言

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亟待破解的发展难题[1-2]。1978年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来,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在城镇"空间挤压"和"要素袭夺"的双重作用下,乡村人口老弱化、土地空废化、环境污损化、产业空心化等"乡村病"也日益凸显[3-4],深刻影响城乡区域高质量发展。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由此可见,从融合发展视角出发,探究城乡发展的过程机制和城乡地域系统演化的规律特征,是地理学研究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前沿课题。

按照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分析框架,城市和乡村是统一的有机体,在地域功能上具有协同演化特征,城乡关系是区域人地关系的综合表征[5-6]。但是,囿于城乡二元认识论的

收稿日期: 2025-07-07; **修订日期:** 2026-02-1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422104, 42371205, 42171211);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人才项目(2022317)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2422104, No. 42371205, No.42171211; Youth Innovation Promotion Association CAS, No.2022317]

作者简介: 白雨柔(2000-), 女, 云南玉溪人, 硕士生, 研究方向为乡村发展与城乡融合。E-mail: littlebyr2021@163.com

通讯作者: 高金龙(1988-), 男, 山东无棣人,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E-mail: jlgao@niglas.ac.cn

长期桎梏，已有研究倾向于将城镇化作为乡村发展的外生变量，割裂地看待城市和乡村的转型发展问题[7-9]。作为一种批判城市理论，“星球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强调城市化进程的“无边界性”，指出城市与非城市空间日益融合的全球趋势，主张用“过程”思维理解城市化进程，认为是城市进程辐射并改变着非城市地区，展现出摆脱“城乡二分”思维惯性的巨大潜力[10-11]。近年来，随着城乡关系研究重新转向区域发展和领域治理的视角，星球城市化理论又因其隐含的“非正义性”和殖民主义色彩而遭到批评[12-14]。乡村研究者认为星球城市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积累方式的全球扩张，他们认可“星球化思维”的部分，但是反对“城市吞噬乡村”的观点，主张在星球化框架中更加平衡地对待乡村和城市，甚至还提出“乡村化（Ruralization）”和“星球乡村地理（Planetary Rural Geographies）”等概念作为应对[12, 15]。

鉴于此，如何兼顾城市与乡村的转型发展特征，从理论上厘清城镇化与乡村化的复杂交织（Intertwining）关系，成为新时期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的关键难题。本文在梳理比较“星球城市化”和“乡村化”等概念基础上，尝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星球化认知新框架；并进一步结合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空间生产逻辑与人地协调星球责任，从制度、话语、实践3个层面解构中国独特的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以期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借鉴。

2 城乡融合研究的星球转向

传统城乡二元框架将城市视为静态、封闭且弱联系的地域实体，忽视了城市作为动态系统与其他区域的互动性[16]。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倾向于将城镇化视作乡村发展的外生变量，强调乡村地方不同于城市的特殊性[5, 17]。实践中，仅关注城乡连续谱的任何一端，都无益于系统理解全球化时代城乡发展转型现象[18-19]。特别是，后福特主义影响下更加广泛且频繁的要素流动正在构建全新的空间秩序，资本为获取新的持续增长，不断吸收过剩资本并突破地理生产的空间界限，以资本无限累积和扩张的空间生产逻辑实现城市化进程的全球扩张[20]。星球城市化作为最前沿的学术主张之一，契合了城市与非城市空间日益融合的全球趋势，为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狭隘理解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10-11]。

2.1 星球思维的缘起与演进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通过生产、流通与消费参与空间生产，经济社会空间逐渐向自然空间渗透，城市化研究的焦点从资本生产转向空间生产[21]。这一转变弱化了城市的物理边界，将社会生产关系与空间理论结合，催生了“没有外部的城市理论”[22]。列斐伏尔在《城市的权利》中提出“完全城市化”的构想，并在《城市革命》中提出“星球城市化”概念，认为城市化不仅发生在城市内部，还延伸到乡村、荒野和海洋等非城市空间，最终整合形成统一的“城市星球”[23-25]。Brenner等进一步将星球城市化定义为集聚城市化（Concentrated Urbanization）、扩散城市化（Extended Urbanization）和差别城市化（Differential Urbanization）3个相互联系且彼此建构的过程[26]。这些过程通过资本主义的剥夺式积累，解构“非城市”区域的社会生活模式并将其融入全球劳动市场和交换体系，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质化与抽象化统治[27]。星球城市化理论主张通过“创造性毁灭”和“时空修复”构建多尺度、差异化的非均衡社会空间，倾向于将地球视为相互关联的多元景观城市[28-29]。

近年来，随着人文地理学研究对城市中心主义观点的反思，“星球城市化”理论也受到越来越多批判[15]。特别是乡村研究强调城市与乡村权力的分散性，认为仅关注城市进

程是对殖民主义理论和“现代化”议程的延续，忽略了城市化和乡村化作为两种不同的日常生活实践在空间上扩散的本质[30-31]。当然，这些批判并不否认城市进程存在于传统乡村空间，而是反驳其中隐含的“城市征服乡村”观点，试图在星球框架中寻求更加平衡地处理城乡关系[12]。基于东南亚地区的乡村日常生活实践，Gillen等提出就地乡村化（In Situ Ruralization）、扩散乡村化（Extended Ruralization）、乡村回归（Rural Returns）3种乡村化的地理过程[12]。他们主张将乡村化和城市化视为同时存在并在给定时空共同发挥作用的统一联系过程，特别强调乡村发展既要应对星球层面的挑战，又要响应特定社会政治条件下的地方需求[13]。

总之，乡村化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基于星球城市化的逆向思维镜像，而是肯定人们正经历着城市化和乡村化的动态纠缠，强调重视乡村空间本身的存在价值与发展活力[32]。如表1所示，比较“星球城市化”和“乡村化”不难发现，两者都强调超越地方实体“共享”星球边界，前者主张城市功能向非城市区域的流动与空间扩散，后者强调乡村社区在星球要素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位置及其对于城市空间的渗透，整合视角主张城乡日常生活实践在同一时空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演化。从根本上看，本文涉及的“星球”概念均指向一种“无外部”的空间逻辑与认知视角，以此在不同层面上展开整体开放的分析讨论。

表1 星球城市化和乡村化的一致性和视角差异

Tab. 1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planetary urbanization and ruralization

理论	核心过程	核心视角	一致性
星球城市化	集聚城市化 扩散城市化 差别城市化	批判传统城乡二分认识论，认为城市进程已经溢出传统意义的“城市”边界；权力掌握在城市中，城市进程辐射并改变着非城市地区；乡村等非城市空间日益被城市化吞噬	① 均摒弃了对城乡二分法的僵化理解，承认全球乡村与城市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
乡村化	就地乡村化 扩散乡村化 乡村回归	承认城乡空间界线正在变得日益模糊；强调乡村对社会空间的塑造力量，认为城乡之间权力是分散的，乡村与城市的互动既包括城市化的动力，也包括乡村化的动力	② 均包含集聚和扩散的地理过程，承认城乡空间的交融和分散中心性的星球框架

2.2 城乡融合中的星球思维

随着传统城乡空间界线逐渐模糊，乡村发展越来越深地交织于全球生产网络和城乡融合体中，继续以“二元分割”为起点讨论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悖论[5, 19, 33]。但是，囿于精细尺度的连续观测数据资料限制，现有城乡融合研究尚未摆脱“格局刻画”的桎梏，通过不同时段发展状态和空间形态变化来反演城乡融合发展的格局特征[34]。虽然有研究将这种多时段对比称为“过程分析”，但本质仍是“格局/状态”的串联。格局只是认识世界的表观，过程才是理解事物变化的机理，耦合“格局—过程”的综合研究，可为揭示地理现象的发生机制和演变规律提供科学依据[35]。尤其，城乡融合发展的静态格局刻画无法从本质上认识城乡社会空间转型过程，还可能导致认识层面城乡隔阂的进一步加深[36]。而星球思维本质上是一种过程思维，无论星球城市化抑或是乡村化都是对城乡社会空间转型的连续性过程探索[13]。共同演化的星球化思维与城乡融合的内涵高度契合，不刻意区分城市与乡村的空间边界，取而代之的是将研究对象看作城市化与乡村化混合作用的地域系统，更加关注系统内的要素流动、景观和社会变迁等动态过程[37]。所以，本文强调的“过程”，超越了时间序列上的空间变化，更关注城乡要素流动、空间结构重构、社会实践演化以及城市化与乡村化的双向渗透等动态机制。

更具体地，城乡融合过程通常表现为不同的日常生活实践在地方空间中的扩散，城乡地域系统作为一个有机体的结构、功能和权力关系也被重新配置[38]，呈现出城乡双向渗透的复杂图景[39]。一方面，城市资本、技术、文化通过乡村旅游开发、艺术入乡等途

径进入乡村循环，催生了多元化的乡村地理和社会空间转型景观[40]，这种空间再生产过程在提升乡村经济活力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村落的物质肌理、社会网络与生产关系[41]。另一方面，乡村要素和生活实践向城市的反向渗透也在重塑城市空间形态与社会生态。都市农业通过屋顶菜园、社区农场等各种乡村化实践在重构城市垂直空间的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的生态韧性，构建了新型城乡社会关系[42]。乡村文化基因通过节庆活动、传统工艺等非物质形态嵌入城市空间实践，形成独特的文化拼贴景观[43]。总之，城市化与乡村化作为两种空间实践的双向渗透，催生了城乡融合的复合空间动态，也不断重构人与自然关系以应对星球挑战和地方需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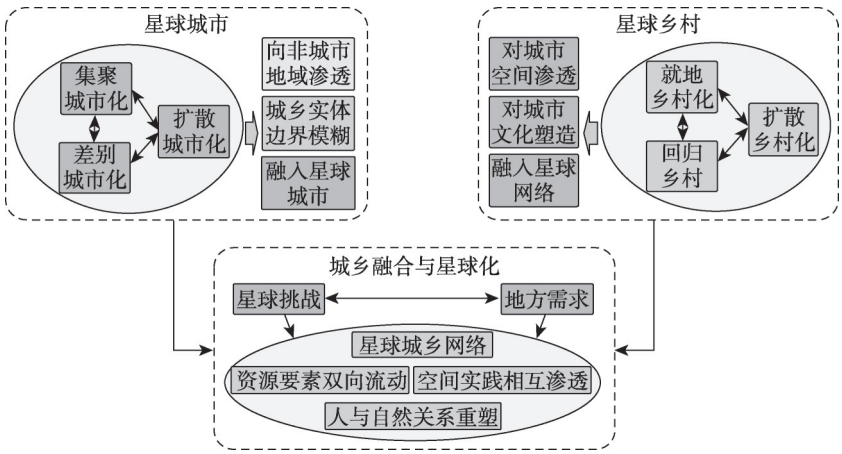

图1　城乡融合与星球化的核心关联

Fig. 1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planetary urbanization

3　城乡融合的三重认知跃迁

在全球化与生态危机的双重星球挑战下，需要以关系、空间、伦理的三重认知跃迁为核心来理解城乡融合的星球化进程：超越二元的社会建构消解了城乡对立的身份政治，在方法论地域主义（Methodological Regionalism）批判中构建包容性认同，使空间实践回归人本价值与地方的多元需求；超越地方的拓扑网络重构了城乡关系的空间逻辑，通过全球生产、数字信息流与远程社会链的三重勾连，形成时空压缩的“流动式融合”；超越人类的生态正义框架重新锚定城乡系统的伦理坐标，将人地协调、生命共同体等维度纳入共生权益分配。如图2所示，三重认知跃迁共同实现了在关系维度上解构二元叙事，在空间维度上跨越地理边界，在伦理维度上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最终指向一个兼具全球联结性与地方根植性、社会包容性与生态可持续性的新型城乡融合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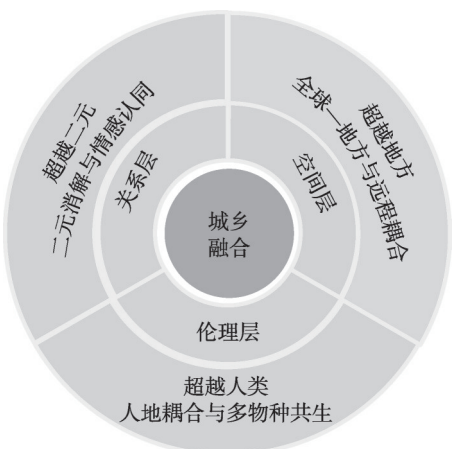

图2　城乡融合过程的三重星球认知

Fig. 2　The planetary understanding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ocess

3.1　关系层：超越二元

虽然星球城乡融合主张不再简单地区分城市和乡村空间，但城乡二元区分仍然以不同形式持续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实践中。日常生活实践的过程思维超越了空间作为载体与

容器的传统观念，城乡空间不再是简单的社会经济特征映射。即便城市性与乡村性逐步被“去概念化”，其在日常实践与社会认知中的象征意义仍未消解，仍作为“社会表征”在日常生活、公共叙事甚至制度安排中持续发挥作用[44-45]。因此，“超越二元”并非简单否定城乡区分本身，而是试图超越对城乡二元的静态、机械理解，转而关注其在日常实践中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与认同逻辑[46]。

在政策制定、社会文化认知和情感归属等方面，城乡仍具有重要的功能性与象征性。例如，户籍制度和土地政策等国家治理手段，仍需以“城市/乡村”为基本单位进行政策执行与资源分配[47]；在媒体与市场中，“城市”与“乡村”标签被用以构建身份想象与商品价值[48]；在日常交往中，城市与乡村被赋予不同的文化意义与情感归属期待[49]。因此，城乡二元划分并非纯粹的学术范畴，而是一种深嵌于实践中的社会认知。在分析范畴，承认城乡边界的模糊化趋势与融合实践的混合特性；而在实践层面，则需要关注城市性与乡村性如何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通过话语、想象与经验逐步建构为带有情感色彩的社会表征。城市性与乡村性的建构不仅源于学术话语的再现，也植根于居民对空间的感知与认同。因此，在城乡融合的制度设计中，需尊重个体对空间的主观理解，尤其是“外来者”在流动过程中的身份认同问题。例如，城市公共服务保障能否包容进城流动群体，乡村产业形态能否承载返乡人口的多元需求，都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关键变量。这就要求营造更具包容性的社区环境，推动以社会关系融合为导向的制度创新。

3.2 空间层：超越地方

静态的地理分割增强了城市和乡村的地方性特征，然而全球化时代的城乡互动将无数个地方联结起来，构成了包含经济链、社会链、文化链和信息链交织的超地方复杂网络。城乡空间不再是封闭的地方性容器，而是通过“全球—地方”的交互作用不断重构的流动空间[50]。超地方城乡网络的形成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性建构，不仅超越地理空间界线，更通过持续的物质循环、资本流动和社会实践塑造时空压缩的“星球化”特征，并作为抽象空间表征独立于实体空间之上。

如图3所示，城市与乡村的联系早已超越地理上的邻近性，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并非只依赖空间接近，而是通过多重网络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生联动。这种跨地域的互动可理解为一种“遥相关”现象，即相距甚远的区域因共享同一全球体系而产生相互影响[51]。而远程耦合进一步阐述不同城乡地方关联的实现方式：经济要素通过远程耦合嵌入国际生产贸易体系，生产端依托地方资源，消费端则链接全球市场[52-53]；虚拟社区的发展也在重塑传统亲缘关系，形成了城乡间新型远程动态关联的社会链接；直播社群的出现，使城乡文化得以通过网络实现远程互动，乡村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在虚拟空间中被城市消费者感知、传播并再生产；信息链的加速发展催生了新型空间实践，智能物流系统通过算法优化将乡村产品纳入全球即时配送网络，这种数字基础设施的“星球化覆盖”使配送系统可以同时服务不同等级和地区的需求者[54]。由此，城乡融合的空间逻辑不再由地理位置决定，而是在全球网络中以流动的方式被重新组织，体现出一种超越地方的动态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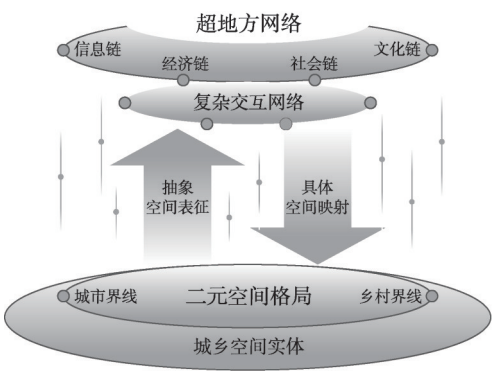

图3 超越地方的星球城乡网络示意图

Fig. 3 Planetary urban-rural networks beyond locale

3.3 伦理层：超越人类

星球思维不仅是对城乡二分和地方的超越，也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重视人类发展的同时，还考虑其他生物的生存、繁衍与发展机会，实现可持续的绿色生态城乡融合[55]。人类并非空间建构与系统演化的唯一主体，而是与非人类行动者（如动植物、土壤、水体、气候系统等）共同构成复杂的关系网络。可持续的城乡融合不应停留在社会经济层面，更需重视人地系统的协同演化，回应生态退化、物种灭绝、气候不稳定等星球危机[15]。过去气候变化和环境威胁的有力证据表明，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逻辑是不可持续的，道路硬化和水坝建设等人类活动引发了土地退化、水体污染与生物栖息地丧失等问题。虽然，有学者从“乡村”角度对星球城市化提出了后殖民主义批判，呼吁重新理解“乡村”在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处境，但多数研究仍未触及星球化思维所隐含的“超人类”潜力。因为，乡村同样面临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等“五化”难题[56]。这足以说明以“人”为中心的城乡融合缺少对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的关注，也凸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星球价值。

在此背景下，王驥懋等尝试打破由人类主导的空间分析框架，强调乡村不仅是资源输入与资本渗透的空间，更是多种非人类要素互动与共构的场域[15]。他们认为乡村的人类与环境互动配置对于解决星球危机至关重要，并突破专注于人类行动者的乡村化，提出了乡村的三重空间属性：作为危机的空间，乡村是各种人类和自然要素纠缠达到“临界点”的危机根源和受害者[57]；作为冲突的空间，乡村是自然要素、气候过程与社会政治力量交织的场域[58-59]；作为希望的空间，乡村通过本地知识、低碳生产、再生农业等实践展示出生态复兴潜力，为未来的公平气候治理与可持续规划提供试验平台[60]。这3种空间形式共同揭示了“乡村”在星球尺度下的多重价值，主张乡村—城市关系的共同发展性质，强调乡村既是星球危机的反映，也是超人类交互的场所，其社会生态实践为构建共生性、包容性和面向未来的城乡融合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启示[15]。

4 中国城乡融合的过程解构

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城乡互动逻辑，中国的土地和户籍制度塑造了独特的城乡融合路径：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空间生产既遵循资本积累的逻辑，又承载着调节人地关系的星球责任。从空间生产的视角理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星球化过程，需要同时顾及制度、话语和实践三重逻辑：在制度层面，国家以政策引导推动资源的集聚重组，重塑城乡空间的星球化治理逻辑；在话语层面，多元主体通过叙事转译与意义传播构建跨尺度的认知结构，促进城乡空间的星球化共识；在实践层面，地方与超地方行动者通过社会交往、生产消费、身份建构等实现日常互动中的渗透与反馈，推动城乡空间的星球化交互。下文将围绕这3种过程展开，揭示其如何在中国具体语境中协同作用，构建一个动态持续的城乡融合机制，并从中展现星球化逻辑中超越二元、超越地方和超越人类的多重维度（图4）。

4.1 制度过程

尽管新自由主义推动了中国地方企业主义的发展，但是国家对城乡发展仍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61-62]，国家成为中国城乡融合中重要的制度性力量。为弥合城乡发展鸿沟，国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等战略，旨在利用政策工具破除“二元”分割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56]。这些政策并非静态的规划文本，而是持续演进的动态过程，表现为制度嵌入引导资源集聚，并在地方引发一系列结构性重组。本质上，中国城乡融合的制度过程就体现了“无外部”的星球逻辑。比如，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国家“自上而下”主导的“边缘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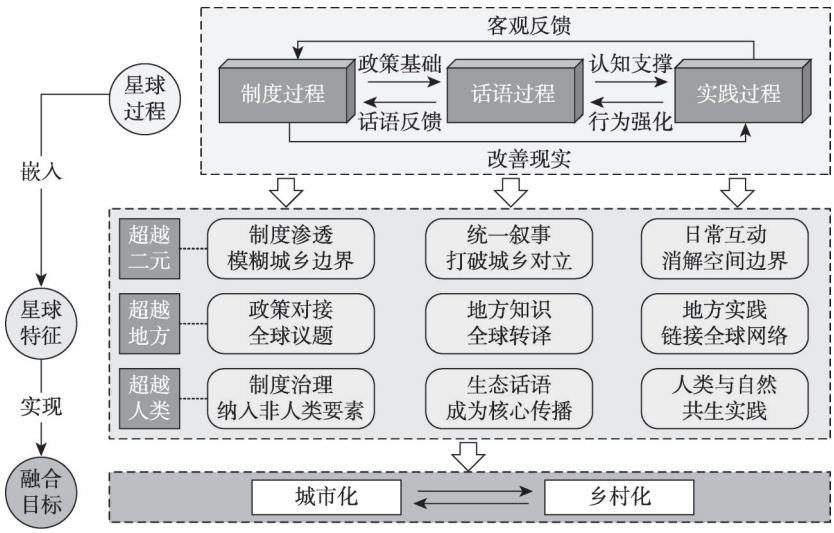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语境下的城乡融合过程框架

Fig. 4 Framework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ese context

略（State-Guided Periphery Strategy）”①，旨在引导资本向“发展不充分”地区流动[63]。制度过程的嵌入改变了市场资本的运行规律，不断将城乡地域中的边缘纳入国家空间治理体系，使乡村“被看见”，城乡边界在制度渗透中被逐渐模糊。

中国的城乡政策不是封闭运行，而是嵌入了国际发展框架，如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生态文明等[64]。国家政策倡导的城乡绿色发展和生态振兴，即是对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粮食安全等星球议题的制度回应。此外，中国的地方政策经由国家推动，也产生了将地方制度实践融入星球治理的可能。国家在推动如土地整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建设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已经开始将非人类主体纳入治理考量[65]。城乡发展政策不仅关注人类福祉，同时强调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恢复与再生，制度引导推动城乡融合走向人地共治、多元共构的可持续路径[66]。

4.2 话语过程

城乡融合本质上是资本、权力和利益等对地理空间的重新塑造，因此其不仅涉及物质层面的联结，更是认知层面的重构过程，遵循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逻辑[67]。换言之，城乡融合发展的话语逻辑是以“空间正义”为起点，确保城乡居民公平地获得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空间资源，享有平等的空间权力并公正地分享空间收益。现实中，“空间正义”的实现并非一个自然过程，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挥着重要的话语引导作用[68]。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方政府通过政策语言、表达方式和叙事框架的构建，塑造和引导社会对特定议题、问题或群体的认知和理解，从而影响社会现实、价值观和权力结构[69]。从“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到“生态共建”“共同富裕”等，这些术语共同构建了一个跨越城乡边界的意义体系。地方政府、媒体、研究机构和公众通过话语传播不断重塑对城乡关系的想象与认知，打破“城市—乡村”“中心—边缘”的观念隔阂。通过统一话语体系的建构，城乡不再是二元对立，而是被纳入共同的公共话语与发展共识中。政策术语和叙事框架成为激发公众参与、调动社会资源的重要工具，逐步推动城乡空间平等的社会接受度和响应。

① 除“乡村振兴”外，国家旨在引导资本向“发展不充分”或“金融化水平较低”地区流动的“边缘战略（State-Guided Periphery Strategy）”，还包括“区域协调发展”（国内）、“一带一路”倡议（国外）等[63]。

同时，中国城乡融合的话语实践通过话语转译实现了地方知识的星球化传播。例如，四川成都的“田园城市”实践和湖北石首的“生态农业”实践通过话语转译过程，将传统农耕智慧转化为可持续城乡发展的星球知识，这种地方性知识的生产过程正在重塑全球城市与乡村研究的知识体系[13, 70]。此外，话语体系中生态不再是次要背景，而成为话语重塑的核心议题，如“人地和谐”“山水共生”等表述。不再以人类为唯一主体，而是将非人类主体纳入话语体系，使生态关怀成为话语生产的重要主题。这种话语转向不仅扩展了城乡叙事的边界，也提升了话语建构的星球化内涵。

4.3 实践过程

从日常生活尺度看待城乡融合，能更好地厘清城乡间要素流动、社会文化交互和空间相互作用关系[71]。特别是，为避免现代化与过度资本化将差异化的城乡日常生活空间进行抽象化和均一化，动态、异质的城乡关系应当被赋予日常生活的内涵与外延[72]。现实中，中国的城乡融合的日常实践可归类为“集聚”和“扩散”两种过程，城乡居民的日常实践构成了连续的空间流动网络，空间边界日益被实践所消解。例如，乡村生态旅游的兴起让城市居民重新连接乡村，也让小农户通过次生计（如旅游服务、文化展示等）增加收入，集聚原有的自然、文化和人力资源对乡村进行改造与提升，这体现了“就地乡村化（In-Situ Ruralization）”的特征[12]；同时城市居民到来所引发的文化交流和社会互动也暗含了日常生活层面的城市化扩散过程。

在实践意义上，城乡融合实践还表现为乡村传统与城市现代元素的混合交织[73]：一方面，城市元素逐渐渗透到乡村空间，导致乡村表征对城市现代性的“模仿”，以及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侵入；另一方面，乡村元素也会侵入城市，包括乡村饮食、文化习俗等的嵌入和融合，以及在城市现代建筑和公共空间设计中融入乡村文化等。数字平台、电商直播等新实践形式又赋予了城乡融合“超地方”特征，乡村地方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得以链接全球资源网络，农户不仅服务于本地市场，而且嵌入全球食物链、文化链与价值链之中，构成“全球—地方”互动的实践节点。最后，实践过程展现出一种“超人类”的集体性，城乡融合不再只是人的实践互动，而是人类与自然共同参与的一体化行为场域。再野化实践、城市“菜园子”和厨余堆肥等日常活动将动植物、水体、土壤等非人类要素纳入互动主体，这种“自下而上”的实践过程使城乡融合成为一个涵盖人类与非人类的共生系统[74]。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城乡融合研究的过程转向

本文针对全球要素快速流动下的复杂城乡互动现状，系统展开了星球化视角下的城乡融合认识论发展与转向的探讨。通过对星球城市化和乡村化概念的梳理比较，批判了城乡关系认知框架的二元对立，强调城市化和乡村化交织的空间聚散分布状态。考虑城乡日常生活实践的空间相互渗透和城乡融合研究的过程转向，星球思维的解释框架通过关系（消解二元对立）、空间（全球—地方流动式融合）、伦理（共生可持续）的三重认知跃迁，为城乡融合进程提供超二元、超地方和超人类的多重理解。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综合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空间生产逻辑与人地协调的星球责任，从制度、话语、实践3个层面构建出多尺度、多主体和多维度的城乡融合动态治理体系，同时通过星球层面的响应、转译和累积过程实现地方到星球尺度的跃升。

综合来看，城市和乡村不应再被简单理解为空间或社会经济的类别，而应被视为土地利用、经济活动、社会文化习俗、文化意义和生活方式的集合体，这些集合生产出既

多变又多样的城市性和乡村性。面向星球的城乡融合研究，应强调城市化和乡村化作为两种不同日常生活实践在空间上扩散的本质，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分析城乡地域系统要素资源组合、空间结构秩序、地域功能特征等不同维度的动态演化特征，进而刻画城乡地域系统演化的多维格局和阶段特征，解构城乡地域系统演化格局与城乡融合发展过程的耦合关系，厘清多元行动者在跨尺度因素影响下参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行为逻辑，最终形成对城乡融合发展过程的星球化理解（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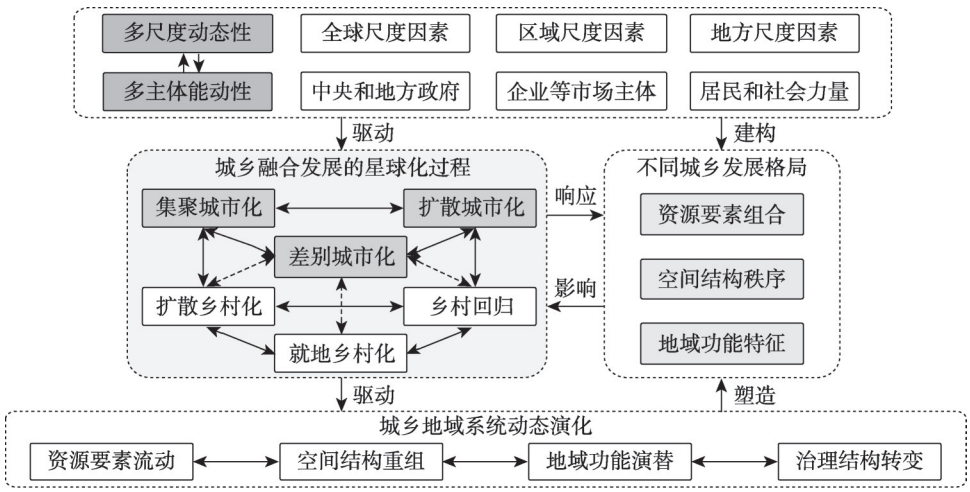

图5 城乡融合发展“格局—过程”耦合分析框架

Fig. 5 Framework of rural-urban integration coupling pattern and process

5.2 展望:迈向星球化的城乡融合框架

融合星球思维和空间生产理论有益于重新审视和补充现有的城乡融合理论研究，未来需要在概念和行动层面构建星球思维下的动态联系城乡融合框架，以开展适应性的城乡融合路径探索（图6）。

首先，构建社会表征和物质实践互动的城乡融合概念框架，打破对城乡融合的平面线性理解，从城市性与乡村性的多维社会表征和跨尺度主体的共同实践相融合的角度理解城乡融合发展过程。这种城乡融合的概念建构与物质条件、地方实践和全球结构紧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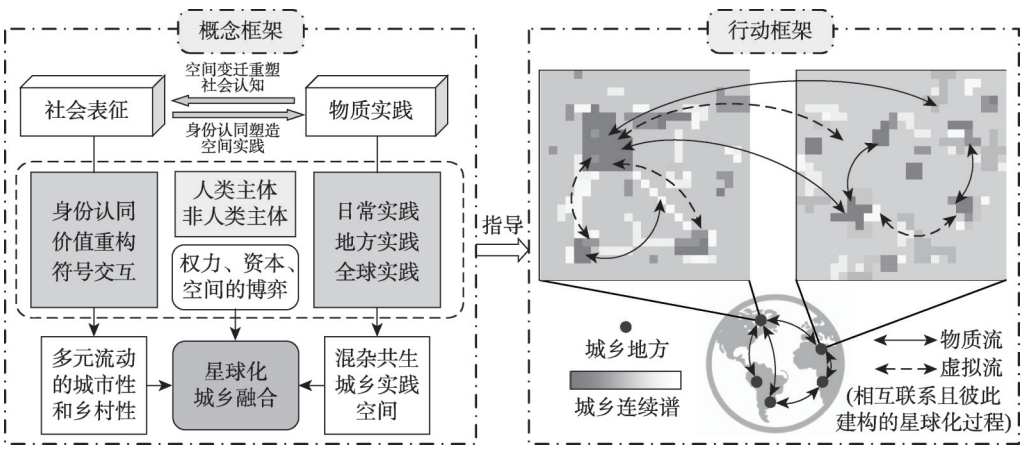

图6 星球思维下的城乡融合框架

Fig. 6 Framework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nder planetary thinking

交织，并伴随历史制度、权力关系和话语体系的变化而演变，体现了星球化的双重互动特征。因此，应构建社会表征与物质实践的双向反馈机制，藉此推动城乡关系的共同演化。在社会表征层面，通过身份认同、价值重构与符号交互构建群体对城乡关系的集体想象，消除“落后/先进”和“传统/现代”等对立标签，通过城乡文化渗透形成共享符号和混合身份认同。同时，通过重新审视城乡空间本质，重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逻辑对城乡地域系统的影响，将城乡空间同化为创造共享价值的工具，避免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异化和符号暴力，促进城市性与乡村性的互动，使二者在星球思维中相互交织、互为补充。在物质实践层面，通过具体物质活动不断重新定义和协商城市性和乡村性的内涵，既回应外部建构（如政策或媒体），也主动创造地方认同。更具体地，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体现了个体的创造力和抗争对城乡融合的塑造；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则通过农旅融合、文化遗产活化等方式，推动对乡村“单向输血”转向“城乡等值”的双向交换，甚至融入跨国资本和移民网络，形成全新的城乡要素流动秩序和空间重组逻辑。

其次，构建跨尺度联系与多主体协同的城乡融合行动框架，将城市化和乡村化显化为不同空间范畴人类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过程，通过多地多向、跨时空和多主体的链接体现星球层面的城乡融合。实践中，城乡动态联系通过物质流与虚拟流的协同作用实现跨地域的空间链接。物质流指通过实体要素进行的流动，包括劳动力迁移、资本跨域循环和商品供应链等，受交通、物流和地理通道制约；虚拟流则通过数字技术进行非实体连接，如信息交换、技术溢出和文化传播等，依赖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实现即时交互。虚实两种流的交互既为城乡融合提供现实支撑与价值承载，又重塑了城乡认知与关系网络。在信息化时代，虚拟空间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与数字平台构建起新的交往场域，使城乡主体在非“面对面”的条件下实现即时互动。虚拟空间中生成的文化表达、消费偏好与社群互动，又不断反作用于现实空间，影响乡村产业布局与地方认同建构。例如线上文化传播激活线下旅游，乡村产品销量反馈线上流量。

城乡融合的星球化过程在连接无数个城乡地方的同时，也将地方系统塑造成了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动态节点。这种互动不仅导致经济要素的交换，更伴随生态足迹的隐性转移、社会关系的空间重组以及权力关系的再配置。过程和联系的本质是“流空间”对“地方空间”的嵌入与重构，体现了城乡互动从局部到全球多重嵌套的空间互馈过程，为理解城乡融合的跨尺度效应提供了行动框架。城乡互动的过程并不必然完整存在于单一地域系统和单一行动主体，而是由主导因素驱动，同时涵盖人类和非人类主体的可持续、跨系统的流动互馈体系。城乡融合中城市化的3种过程和乡村化的3种过程存在着叠加与对应，扩散城市化与扩散乡村化相互呼应，最终表现是城乡在不同层面的相互渗透；集聚城市化过程中同时伴随着扩散乡村化，城市中心或核心区域的功能、资源和人口集聚，在一定条件下受到乡村元素向城市空间延伸和乡村生活方式嵌入等的影响。这些过程不断叠加、交互与融合，共同塑造城乡功能、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多维调整与协同演化。在响应动态联系的过程中，最终塑造出一个多层级、非线性且持续演化的城乡星球网络。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Fang Chuanglin, Zhao Wenjie. Facilitat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rough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Economic Geography, 2023, 43(1): 10-16. [方创琳, 赵文杰. 新型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经济地理, 2023, 43(1): 10-16.]

[2] Long Hualou, Xu Yuli, Zheng Yuhan, et al.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t county level unde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23, 43(7): 12-19. [龙花楼, 徐雨利, 郑瑜晗, 等. 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经济地理, 2023, 43(7): 12-19.]

[3] Zheng Xiaoyu, Liu Yansui. Connotation,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regulation strategies of rural disease in the new

epoch in China. Human Geography, 2018, 33(2): 100-106. [郑小玉, 刘彦随. 新时期中国“乡村病”的科学内涵、形成机制及调控策略. 人文地理, 2018, 33(2): 100-106.

[4] Liu Yansui, Long Hualou, Li Yurui. Human geography research based on the new thinking of global rural-urban relationship.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12): 2869-2884. [刘彦随, 龙花楼, 李裕瑞. 全球乡城关系新认知与人文地理学研究. 地理学报, 2021, 76(12): 2869-2884.]

[5] Woods M. Rural geography: Blurr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connection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9, 33(6): 849-858.

[6] Zhong Yang, Li Jiaqi, Sun Mingyue, et al. Spatial structure identification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rural regional system i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rea: A case study of Changsha county in Hunan provinc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8): 2076-2096. [钟洋, 李嘉奇, 孙铭悦, 等. 城乡融合区乡村地域系统的空间结构识别与优化路径分析: 以湖南省长沙县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8): 2076-2096.]

[7] Gillen J, Bunnell T, Rigg J. Beyond binaries? Spatial possibilities in Southeast Asia.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2022, 12(2): 227-231.

[8] Ortega A A. Beyond the rural-urban aporia.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2022, 12(2): 223-226.

[9] Brenner N. Implosions/Explosions: Towards a Study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 Berlin: Jovis, 2014.

[10] Brenner N, Schmid C. The 'urban age' in ques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4, 38(3): 731-755.

[11] Catterall B. Toward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1) Where/what is culture in 'Planetary Urbanisation'? Towards a new paradigm. City, 2014, 18(3): 368-379.

[12] Gillen J, Bunnell T, Rigg J. Geographies of ruralization.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2022, 12(2): 186-203.

[13] He S J, Zhang Y S. Reconceptualising the rural through planetary thinking: A field experiment of sustainable approaches to rural revitalis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96: 42-52.

[14] Wang H X. The role of informal ruralization within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Nature Cities, 2024, 1(3): 205-215.

[15] Wang C M, Maye D M, Woods M. Planetary rural geographies.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2025, 15(3): 394-413.

[16] Chen Xiaoxue, Feng Jian. Clarification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various urban spatial concepts.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0, 27(12): 62-69. [陈晓雪, 冯健. 城市地域概念辨析及研究进展综述. 城市发展研究, 2020, 27(12): 62-69.]

[17] Chen Wen, Chen Cheng, Gao Jinlong. Towards rural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driven by knowledg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5, 80(2): 259-271. [陈雯, 陈诚, 高金龙. 迈向知识驱动的乡村新内生发展. 地理学报, 2025, 80(2): 259-271.]

[18] McCarthy J. Rural geography: Globalizing the countrysid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8, 32(1): 129-137.

[19] Woods M, McDonagh J. Rural Europe and the world: Globaliz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European Countryside, 2011, 3(3): 153-169.

[20] Lin Mi, Zhang Yaru. From "complete urbanization" to "planetary urbanization": New development of Western urban critical theory. Soci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2024(4): 226-241, 248. [林密, 张亚茹. 从“完全都市化”到“星球城市化”: 当代西方城市批判理论的新发展. 世界社会科学, 2024(4): 226-241, 248.]

[21] Han Yong, Yu Bin, Zhu Yuanyuan, et al.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and inspiration on Lefebvre's production of sp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gland.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7): 19-26, 37. [韩勇, 余斌, 朱媛媛, 等. 英美国家关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新近研究进展及启示. 经济地理, 2016, 36(7): 19-26, 37.]

[22]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91)//Hubbard P, Kitchin R, Valentine G. The People, Place, and Space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14: 289-293.

[23] Lefebvre H. The Right to the City. Oxford: Blackwell, 1968.

[24] Lefebvre H.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1976.

[25] Lefebvre H. The Urban Revolu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26] Brenner N, Schmid C. Towards a new epistemology of the urban? City, 2015, 19(2-3): 151-182.

[27] Harvey D.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8] Brenner N. Theses on urbanization. Public Culture, 2013, 25(1): 85-114.

[29] Merrifield A. The urban question under planetary urban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3, 37(3): 909-922.

[30] Chen N N, Pow C P. Articulating relational rurality amidst urbanization: Agency, spatial paradox and the de/reterritorialization of lineage landscapes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24, 49(1): e12621. DOI: 10.1111/tran.12621.

[31] Qian J X. Towards a perspective of everyday urbanism in researching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Cities, 2022, 120: 103461. DOI: 10.1016/j.cities.2021.103461.

[32] Krause M. The ruralization of the world. Public Culture, 2013, 25(2): 233-248.

[33] Woods M. Precarious rural cosmopolitanism: Negotiating globalization, migration and diversity in Irish small town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8, 64: 164-176.

[34] Zhang Yali, Chen Yangyang, Xiang Benwu. Evolution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4, 44(11): 1955-1965. [张亚丽, 陈杨洋, 项本武. 长三角城市群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科学, 2024, 44(11): 1955-1965.]

[35] Fu Bojie. The integrated studies of geography: Coupling of patterns and process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 (8): 1052-1059. [傅伯杰. 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途径与方法: 格局与过程耦合. 地理学报, 2014, 69(8): 1052-1059.]

[36] Ye Chao, Yu Jie. Towards rural-urban integration: Key issues and trends on linking new-type urbaniz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4): 528-534. [叶超, 于洁. 迈向城乡融合: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结合研究的关键与趋势. 地理科学, 2020, 40(4): 528-534.]

[37] Woods M, Fois F, Heley J, et al. Assemblage, place and globalis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21, 46(2): 284-298.

[38] Liu Yansui. The basic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6): 1120-1133. [刘彦随. 中国乡村振兴规划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 地理学报, 2020, 75(6): 1120-1133.]

[39] He Shenjing, Qian Junxi, Xu Yuxuan, et al.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amidst rapid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8): 1044-1056. [何深静, 钱俊希, 徐雨璇, 等.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时空演变特征. 地理学报, 2012, 67(8): 1044-1056.]

[40] Tan Huayun, Zhou Guohu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rural gentr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11): 173-184. [谭华云, 周国华. 地理学视角的乡村绅士化研究框架. 经济地理, 2022, 42(11): 173-184.]

[41] Zhu Xiaoxiang, Qiao Jiaj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nary dialectics on production of space.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8): 153-164. [朱晓翔, 乔家君. 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三元辩证法视角的分析. 经济地理, 2020, 40(8): 153-164.]

[42] Yang Ren, Lin Yuancheng. Research progress and key scientific issues impacting urban agricultur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ropical Geography, 2024, 44(1): 42-55. [杨忍, 林元城. 面向城乡融合的都市农业功能转型研究进展及其关键科学问题. 热带地理, 2024, 44(1): 42-55.]

[43] Liu Zhigang. From "Culture to the Countryside" to "Culture to the City" : The problem of urban-rural dual divergence and its solutions. Ningxia Social Sciences, 2024(5): 182-189. [刘志刚. 从“文化下乡”到“文化进城”: 城乡二元背离难题及其破解. 宁夏社会科学, 2024(5): 182-189.]

[44] Zhang Tianyao, Zhou Zihang, Jiao Wenwen, et al. Decoding rurality in China: Historicalization, conceptualization and planning policy analysis of urban-rural boundary. Planners, 2024, 40(5): 34-41. [张天尧, 周子航, 焦雯雯, 等. 解读乡村性: 中国城乡边界的历史源流、概念迷思与规划政策解析. 规划师, 2024, 40(5): 34-41.]

[45] Halfacree K H. Locality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 Space, discourse and alternative definitions of the rural//Cloke P, Marsden T, Mooney P H. The Rural. London: Routledge, 2017: 245-260.

[46] He S J, Gong W H, Qian J X. Unpacking the multifaceted rurality of Hong Kong's countryside: A social representation approach.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5, 114: 103589. DOI: 10.1016/j.jrurstud.2025.103589.

[47] Wang Yu, Zhang Junna, Wen Tiejun.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s reform since 1949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three ten-year periods.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9, 36(5): 5-19. [王瑜, 张俊娜, 温铁军. 新中国成立以来财税改革与户籍制度的三个10年变迁.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6(5): 5-19.]

[48] Fan Lihui, Wang Pengfei, Wang Cheng, et al.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and thei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2): 316-324. [樊立惠, 王鹏飞, 王成, 等. 中国农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重构及其研究展望. 地理科学, 2019, 39(2): 316-324.]

[49] Zhu Hong, Lyu Zuyi, Qian Junxi. Cultural economic geography: Concept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9): 1-11. [朱竑, 吕祖宜, 钱俊希. 文化经济地理学: 概念、理论和实践. 经济地理, 2019, 39(9): 1-11.]

[50] Woods M. Engaging the global countryside: Globalization, hybridity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rural pla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7, 31(4): 485-507.

[51] Seto K C, Reenberg A, Boone C G, et al. Urban land teleconnections and sustainability. PNAS, 2012, 109(20): 7687-

7692.

[52] Ding Ji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ternational tra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9(3): 122-124. [丁杰.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之路. 农业经济, 2019(3): 122-124.]

[53] Liu J, Hull V, Batistella M, et al. Framing sustainability in a telecoupled world. Ecology and Society, 2013, 18(2): 26.

[54] Yang Yuxin, Zhang Yan. The practical predicaments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digital economy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mmerce ecosystem.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4(9): 140-142. [杨玉新, 张妍. 数字经济引领农村电商生态建设的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 农业经济, 2019(9): 140-142.]

[55] Hua Hong, Chen Jiayu, Liu Xuedong, et al.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suburban new city under the concept of "park city": The case of China-Singapore Guangzhou knowledge city. Planners, 2025, 41(5): 133-137. [华红, 陈嘉钰, 刘雪冬, 等. “公园城市”理念下郊区新城城乡融合发展策略: 以中新广州知识城为例. 规划师, 2025, 41(5): 133-137.]

[56] Liu Yansui. 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 637-650.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

[57] Guégan J F, Ayouba A, Cappelle J, et al. Forests and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Unleashing the beast withi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2020, 15(8): 083007. DOI: 10.1088/1748-9326/ab8dd7.

[58] Hein J, Faust H, Kunz Y, et al. The transnationalisation of competing state projects: Carbon offsetting and development in Sumatra's coastal peat swamps. Antipode, 2018, 50(4): 953-975.

[59] Paredes M. The glocalization of mining conflict: Cases from Peru.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 2016, 3(4): 1046-1057.

[60] Kurki M. Relational revolution and relationality in IR: New convers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2, 48(5): 821-836.

[61] Yang Yawen, Gao Jinlong. Local entrepreneurialism in China: Multiple roles and practice strategies. Tropical Geography, 2024, 44(4): 608-620. [杨雅雯, 高金龙. 中国地方企业主义: 多重身份与实践策略. 热带地理, 2024, 44(4): 608-620.]

[62] Wu Fulong. A reflection on the reviews of *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6, 31(3): 1-2. [吴缚龙. 学术批评后的思考: 基于对《为增长而规划: 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的评述. 国际城市规划, 2016, 31(3): 1-2.]

[63] Yan H R, Bun K H, Xu S Y. Rural revitalization, scholars,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collective future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21, 48(4): 853-874.

[64] Shao Chaofeng, Chen Sihan, Gao Junli, et al. Design of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 SDGs.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1, 31(4): 36-42. [邵超峰, 陈思含, 高俊丽, 等. 基于SDGs的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1, 31(4): 36-42.]

[65] Zheng Guoqiang, Li Runjie, Luo Jing, et al. Study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strategies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the New Era: Take Qingha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39(12): 2783-2797. [郑国强, 李润杰, 罗静, 等. 新时期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策略路径: 以青海省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12): 2783-2797.]

[66] Jiang Yanfeng, Long Hualou, Tang Yuting.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A perspective of land use multifunctional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3): 487-497. [姜棪峰, 龙花楼, 唐郁婷. 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 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视角.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3): 487-497.]

[67] Ge Dazhuan, Long Hualou.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6): 1272-1286. [戈大专, 龙花楼.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 地理学报, 2020, 75(6): 1272-1286.]

[68] Ye Chao. The methodology on spatial justice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1): 146-154. [叶超. 空间正义与新型城镇化研究的方法论. 地理研究, 2019, 38(1): 146-154.]

[69] Bacchi C. Policy as discourse: What does it mean? Where does it get us?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000, 21(1): 45-57.

[70] Huang X, Yang Y C. Urban redevelopment, gentrification and gentrifiers in post-reform inland China: A case study of Chengdu, China.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17, 27: 151-164.

[71] Yao Huasong, Huang Gengzhi, Chen Kunlun, et al. Beyond "planetary urbanization": New directions of urban research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4): 119-124. [姚华松, 黄耿志, 陈昆仑, 等. 超越“星球城市化”: 中国城市研究的新方向. 经济地理, 2020, 40(4): 119-124.]

[72] Lefebvre H.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Verso Press, 1991.
[73] Lin G, Xie X R, Lv Z Y. Taobao practices, everyday life and emerging hybrid rur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 514-523.
[74] Shen Z J, Qian J X, Zhu H, et al. Between binary-and mono-ontologies: The rewilding practice of Shenzhen Overseas Chinese Town Wetland Park. Geoforum, 2025, 159: 104201. DOI: 10.1016/j.geoforum.2025.104201.

Reconceptualiz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rough a planetary lens

BAI Yurou[1, 2, 3], GAO Jinlong[2, 3, 4], CHEN Cheng[2, 3, 4]
(1. 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Lake and Watershed Science for Water Security,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AS, Nanjing 211135,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Nanjing 211135, China; 4.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Amidst the intensifying global flows of capital, people, and 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 mechanisms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has become a key task for align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with national strategic demands. Drawing on cutting-edge debates in planetary urbanization and ruralization, and in response to the process-oriented shift in studie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analytical paradigm grounded in planetary thinking. We argue that contemporary society is experiencing a simultaneous and intertwine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ruralization, manifested through the mutual perme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ractices in everyday life. The explanatory framework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based on planetary thinking achieves a triple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in terms of relation, space, and ethics. It offer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s beyond binary divisions, beyond localist framings, and beyond anthropocentric orientations. It also calls for reconstructing urban-rural narratives around inclusive identities, interpreting place-based connections through relational logics, and expanding human-nature interactions from a sustainability-oriented standpoint. Given China's distinct socialist logic of spatial production and its planetary commitment to human-nature harmony, this study further examines urban-rural interactions across institutional, discursive,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multi-scalar actors—through policy interventions,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veryday practices—collectively advanc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gions i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pheres. These processes are continually recontextualized, negotiated, and accumulated at the planetary scale, thereby facilitating scalar transitions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Finally, this study develops a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rough a planetary lens, emphasizing the co-constitution of urbanity and rurality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nd multi-scalar practices. It also proposes sustainable pathways for the coordinated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territorial systems by mediat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al spaces across diverse spatial categories.

Keywords: planetary urbanization; ruraliz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veryday practice; rural revitalization